

张笑天●著

台湾首任巡抚

刘铭传



北京出版社

张笑天●著

台湾首任巡抚

刘铭传



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 / 张笑天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3

ISBN 7-5012-2252-5

I. 台... II. 张... III. 章回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 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1845 号

书名题字 **王成家**

策划编辑	朱成立 李其功
责任编辑	张永椿
封面设计	中通世奥图文设计中心
责任出版	王勇刚
责任校对	余 岚

书 名

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

Taiwan Shouren Xunfu Liu Mingchuan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http://www.wap1934.com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电 话	65265923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版印刷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排版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印张	880 × 1230 1/32 21 1/4 印张 600 千字 2 插页
版次印次	2004 年 2 月第一版 2004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版权声明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一
【第二章】	二五
【第三章】	四七
【第四章】	七四
【第五章】	九七
【第六章】	一三一
【第七章】	一五五
【第八章】	一七八
【第九章】	二〇〇
【第十章】	二二〇
【第十一章】	二四二

【第十二章】

二六四

【第十三章】

二八一

【第十四章】

二九八

【第十五章】

三一四

【第十六章】

三三七

【第十七章】

三五五

【第十八章】

三七六

【第十九章】

三九五

【第二十章】

四一五

【第二十一章】

四三四

【第二十二章】

四五五

【第二十三章】

四七六

【第二十四章】

四九七

【第二十五章】

五一七

【第二十六章】

五三六

【第二十七章】

五五八

【第二十八章】

五七七

【第二十九章】

五九五

【第三十章】

六一四

【第三十一章】

六三五

【第三十二章】

六五四

台灣首任巡撫
劉銘傳

第一章

归随田园的淮
军大将要展示镇
宅之宝，號孝子白
盘，这是他占领太
平天国护王府时意
外所得。更令他意
外的是，护王陈坤
书的女儿陈天仇将
要取他人头。刘大
帅爱子在越南对法
作战中殉国，送回
来的是一捧白骨。
老骥伏枥，想再展
雄风吗？其奈西太
后说他『不识好
歹』何！

郁郁葱葱的热带丛林中，湄公河的支流正值汛期，河床陡然增宽，洪水滔滔，漫出河谷。在这闷热潮湿的雨林中，大清驻防在越南的军队在河谷地带行进着，这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大清国藩属国越南顺化的丛林，前面的一支马队帅旗是黑色的，大书“黑旗军刘”的字样，与法兰西军队作战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黑旗军将领刘永福骑马行进在军中，他身材修长，面目黎黑，既背着大刀，也带着长短枪。这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是广西上思人，雇工出身，早年参加过天地会反清，他在云南边境组织的黑旗军对满清朝廷来说可是个不祥的阴影，让慈禧太后无法安枕。后来刘永福率众退入越南，竟然屯田耕收，持之以恒地与清军捉迷藏，令西太后头疼不已，视为顽疾。正值此时，法国人大举进犯越南，英雄有了用武之地，越南反倒把黑旗军当回事，授命抗法，竟然

把法国人打得落花流水，收复了河内。清政府倒也乐得清静，不在家门口闹腾就行，西太后是不怕把脏水泼到别人院子里的。后来法国人得寸进尺，竟然觊觎中国的滇桂，伺机入侵，便爆发了中法战争，这一来，西太后灵机一动，来个“废物利用”，就地提升刘永福为记名提督，反正记名如候补，本来也不值钱，黑旗军这就算招安了。

黑旗军的后卫队是绿、黄两种旗帜。帅旗上同样是“刘”字，不同的是，一个是参将衔的刘盛蛟，一个是游击衔的刘盛虬，他们是英俊威武的兄弟俩，都是淮军大将刘铭传的儿子，他们的老子为清王朝灭“长毛”和剿捻，差点儿没把命搭上，到头来只封了个末等爵，给了个直隶提督。按说全国只有陆师提督十二人，水师提督三人，够显要的了，级别是从一品，比封疆大吏巡抚还高一级，但清代是重文官轻武官的，同一品级的武官事实上比文官低三级。刘铭传所在的淮军里，与他不相上下的都先后放了总督巡抚，他憋了一口气，加上在陕西任上又与湘军首领左宗棠闹得剑拔弩张，他便借眼疾上了辞呈，年仅三十九岁就开了缺赋闲回乡了。可他的心却一直驰骋在沙场上，自己上不了阵，就打发儿子出征。

当清军全部走进丛林河谷时，天正是朦朦胧胧的早晨，热带雨林里水气、雾气蒸腾，白茫茫一片，人像在云雾中，每个人浑身上下都湿漉漉的，可以一把一把地往下用水珠。前面突然炮声响了，埋伏在丛林中的法国远征军红裤子兵从首尾两端截住清兵，清兵中了埋伏，他们面临一场被动的伏击战。

刘永福立即命令部队调转马头应战，刘氏兄弟也督军勇猛还击。

河谷地带枪声震耳，冷兵器拼得丁当响，双方伤亡都很重，好多尸体掉入河中，河水都染红了。

清兵陷入狭长的河谷地带，四面受敌，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渐渐不支。

战场上出现混战局面。刘盛虬驰马靠近刘永福说：“快撤吧，刘军门，现在夺路而逃还来得及，我打头阵。”

说罢，刘盛虬打马前行，刘盛蛟紧随其后，已经冲到路口

了，突然刘盛虬大叫一声，连人带马栽入了法国人挖的陷坑里，那是上面虚盖着香蕉叶子的大坑，足有三间房子大小。随他冲在前面的骑兵一大片同时掉进陷阱。刘盛蛟猛地拉马后退，战马惊嘶，竖起前蹄，总算没有再掉下去。

法国兵一见陷阱奏效，又敲着鼓列队围攻上来。

刘盛蛟一边命士兵救陷阱里的人，为掩护他们，复又带兵回头再与法军拼杀。他们在大雾迷漫的丛林中一直拼到中午，溃退下来的兵士收拢到一起不足一千人。刘永福哭丧着脸，刘盛蛟抚着弟弟的尸体啜泣。

清军在越南被偷袭的奏报是广西巡抚用六百里加急飞报到朝廷的，这正是后半夜时分。

天没亮透，几盏灯笼半明半灭地在紫禁城长春宫廊下摇晃着。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几个军机大臣李鸿藻、景廉、翁同龢、宝鋕在那里鹄立着，一动不动，人人脸上都是惶悚和六神无主的神色。

醇亲王奕譞悄声嘀咕，递牌子有半个时辰了，怎么上头还没动静？

奕訢指了指从里面迈着四方步踱出来的李莲英说：“他不敢惊驾吧……”

只见有着一张油光光大长脸的太监李莲英迈着八字脚来到他们跟前，亮开公鸭嗓说：“几位王爷、大军机，上头叫起呢。”

于是在李莲英引领下，几个大臣躬着腰鱼贯进入东暖阁内。长春宫内已是灯火通明，西太后一脸倦意，打着哈欠在看一份电报，当她听到脚步声后，立刻在自己手背上用力掐了一下，挺起腰背，显得精神抖擞。叶赫那拉氏看上去依然硬朗，皮肤细腻，没有明显的褶皱，保养得细皮嫩肉的，不像已经五十岁的人了。

恭亲王领头跪下，道了“老佛爷吉祥”，然后退到一旁肃立，奕訢说，不是十万火急；奴才们万万不敢打扰老佛爷圣驾。

西太后说：“我跟皇上的老师翁同龢学了一句文词儿，叫宵衣旰食，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自从先皇大行之后，我什么时候吃

过一顿舒心饭，睡过一个放心觉？”

奕訢道，老佛爷为国事操劳，奴才等又不能分忧，实在心有愧疚。

西太后说：“哼，说什么分忧，不添乱也就该念阿弥陀佛了。怎么着，法国人在越南闹了一档子事，就沉不住气了？”别看她是女流，她惯会在须眉男人面前撑着，生怕被他们小瞧。

奕訢忧心忡忡，法国人早放出风来了，要吞占越南，不承认是天朝的藩属国，这不是开了头了吗？

西太后问：“深更半夜的，你们必是有了好法子才来见我的，是吧？”她先发制人，逼他们拿主意，她最烦孩子哭抱给他娘，别全指望她。

奕訢自然要说奴才们是来请老佛爷示下的。这个绰号“鬼子六”的恭亲王更鬼，他深知抢在西太后前面表态，那有越权之嫌。

“几万万人的大国，”西太后说，“事事都让我一个人点头操心，我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顾不过来呀！既是这样，要你们何用？”几个人忙低下头去。

奕訢说的倒简单，老规矩，大不了花点银子买个平安，他埋怨都是黑旗军惹的祸。

“这就是你鬼子六这么多年与洋人打交道练出来的本事？”西太后语中不免带有几分讥讽。

奕訢却另有主张，先不忙使银子。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广东巡抚张树声都很能打仗，只要他们通力合作，法国人不敢怎么样，依他看，必要时可令滇、桂军队深入越南，震慑法夷。西太后借机发泄她的不满。照理说，在南面有两总督三巡抚，又都能打仗，怎么总是受洋人的气呢？李鸿章练水师、办洋务，办了这么多年，怎么也越办越怕洋人了呢？

这一说，虽然北洋大臣不在，也先杀了李鸿章的威风，堵了别人嘴。奕訢绝不揽过，他归罪于国力不如人家，所以弱国……

他的下文没等出口，西太后打断他道：“又是弱国无外交！我听够了。莫非说我们弱就该叫人家一刀一刀地割着吃肉？那李鸿章百日假满了吧？”原来此前李鸿章告了丁忧回淮北办母亲丧

事去了。

奕谥说：“老佛爷不是下了夺情诏，不准他守丧三年吗？听说他葬母后现已到了上海。”

“叫他马上回来接天津的差，”西太后忽然记起了前一年的一桩事，越南当时就不太平，西太后让李鸿章抽调一部分兵力归刘铭传统带，赴广西中越边境驻守，这事怎么就不了了之了？

奕谥有点讳莫如深地说：“好像刘铭传不太愿意出山。说有病。再者，李鸿章想留他在北洋大臣幕中当个帮办。也难怪，他是李鸿章的人啊。”

西太后说：“要打一下，挫挫法国人的锐气，我们败了再给银子是赔，打胜了给点甜头是放赏，不一样。我一看见圆明园的样子就气不打一处来，法国人不是个东西。”

奕谥问：“是不是起用刘铭传呢？”

“等李鸿章回来再说。”西太后道，“刘铭传是他调教出来的人。不过这刘铭传有时候不识好歹，我听说他是嫌他的提督官小才隐退的？”

奕谥倒还实在，他说这都是传言，不足为凭。他确实有眼疾。再说了，和他一起从淮军起家的，不如他的，像张树声、潘鼎新、刘秉璋不都当了封疆大吏了吗？他是亏了点。

西太后说：“主子自有主子的道理，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呢，怨气冲天，那叫什么忠？”

二

安徽肥西大潜山下的刘老圩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大潜山像一条巨蟒蜿蜒在北方。沿着山脚，金水河逶迤流过平川，环抱着青堂瓦舍的刘老圩，支流穿城而过。这里是个富庶的地方。

这是一八八四年的初夏，黄昏的余晖渐渐在大潜山背后融成了一片紫色的暮霭，寥落的星辰次第出现在湛蓝的天幕上。一片椰子声从深壕高垒的刘老圩里传出。居高可以俯见，刘老圩十分壮观雄伟，金水河泱泱穿流而过，高大的围墙和吊桥上都有巡夜的家丁。刘铭传虽然致仕在乡，却不是失势者，哪一任父母官从

巡抚到布政使、臬台、府县，谁上任都得来拜刘铭传这个“土地神”。他疏财仗义，愿结交叉士，又肯为家乡尽力，在这一带，他的口碑是首屈一指的。

看上去与平日没有什么两样的宁静中，从天边落下的夜的黑幕正给刘老圩带来某种莫测的神秘，这注定是刘铭传几年都挥不去的阴影。

借着薄暮的掩护，一黑衣女子疾行而来。她用黑纱半遮着面孔，只能从脸部的轮廓和苗条的身姿判断她的美丽。黑衣女子脚步轻盈、敏捷，斜背一口双刀剑，走起路来闪闪烁烁，忽而躲入林中窥视，忽而大步疾行，此时她已来到刘老圩外吊桥处，躲在树林中观察着。圩子外面的水壕中水深且阔，吊桥高高地吊在半空，碉堡里梆声阵阵，护圩兵勇一刻不懈怠地在吊桥上、圩墙上巡视、走动。

面对戒备森严的刘老圩，黑衣人似乎很犹豫。

天光更暗了，她悄悄纵身跳上圩墙，恰好看到圩子里一帮文人、绅士、官宦簇拥着刘铭传去看盘亭工地，院中灯笼火把，人来人往，不好下手。当她看到一个须发皓然的老和尚也跟在后边时，她似乎很沮丧，跳下高墙，迅速消失在丛林中不见了。

进入刘老圩的金水河在圩子里形成了一个月牙形的水塘，位于正大厅对面，池中蛙鸣成阵。此时，天井院里回廊围起来的地方，正大兴土木，显而易见是一座地下工程，上面却是一个考究的八角亭，已经完工，刘铭传手书的“盘亭”两个大字的匾额也已刻好，倚在栏杆旁，还没来得及悬挂。

虽然天晚，工匠们仍在凿石头，往地下坑道里搬运。

刘铭传被一群人簇拥着来到了工地。这刘铭传方脸微麻，脸上的线条有棱有角，一双不大的眼睛，目光却很凌厉，看他走路的姿势，孔武有力，一望可知是行伍出身。

被刘铭传请来的客人除了翎顶辉煌的巡抚、布政使、臬台、知府，还有当过翰林的耆宿大老，令人称奇的是，不离他左右还有一个洋人，这个黄色卷头发、鼻梁两侧布满雀斑的洋人叫毕乃尔，是二十多年前在刘铭传启用洋枪队与太平天国作战时，聘请的洋枪洋炮教习。现在虽然解甲归田了，毕乃尔却跟着刘铭传来

到了安徽老家，不知毕乃尔动了哪根神经，成为第一个入了中国籍、并娶了一房中国女人的法国人。

更不协调的是被刘铭传奉为上宾的是一位头上有戒疤、颌下有长髯的和尚，很有点仙风道骨的样子，他就是真武庙的住持通元上人，是业余教刘铭传诗文的先生。

在这里监工的是刘铭传的堂孙子刘朝带，刚刚二十岁，一见达官显贵们来看盘亭，他报告爷爷，再有半个月，盘亭工程就可全部竣工，到时候该好好庆贺一下，老管家刘广正在操办。

刘铭传便向客人发出邀请，届时请各位光临，捧场。原来刘铭传二十年前从战破袭常州时得到了一件宝物，珍藏多年，从不示人。近来不知怎么心血来潮，决定给他的宝物魏季子白盘建一个藏室，供奉其中，上面又建了这个豪华的盘亭。

巡抚骆奕道：“今天能不能先睹为快呀？”

众人都附和，是啊，总不至于光看看没竣工的盘亭吧？

刘铭传说：“这个不消说，请！”他一摆手，管家刘广叫人移开通往地库的石门，刘铭传秉灯走在前面，人们鱼贯而入。

地库里的巨大蜡烛相继点亮，骤然间白辉闪亮的魏季子白盘熠熠地闪现出来。人们围过去，有人欣赏铭文，有人用手轻轻在盘边弹了几下，铮铮有如音乐声，十分悦耳，那刻着篆刻的白盘确实动人。

致仕在家的翰林院编修胡珍啧啧称道，果是不同凡响，看起来是有来历的，要先把铭文抄下来，回去考证一番，他问爵帅不会介意吧？

刘铭传说：“哪里！有瑰宝应与各位分享，回头我把铭文拓下几份来分送各位把玩就是了。这些大篆，我认不得几个。”他回头看了通元上人一眼，说他老师是懂金文的，却又不肯教他。

通元上人一直站在后边，看也不过来看，似乎反应冷淡，他说，贫僧学识浅，真的认不得。

布政使董云道：“刘老圩有了镇宅之宝，也是镇国之宝。主日后刘爵帅子孙发达呀，家乡也叨光，可喜可贺。”

刘铭传十分得意地捋着胡须笑起来，说：“言过了，言过了。是宝不假，可不敢与江山同日而语。”

显得比刘铭传要老得多的大夫人程氏历来主张还是不张扬的好，家有金银外有秤，树大招风。

四夫人是个美人胚子，行为举止都显得很有教养，有风范。她叫陈展如，是前几年刘铭传在南京秦淮之地娶回来的，他怕别人说长道短，便对陈展如的身世讳莫如深。陈展如不但长得美，为人处事也大方得体，琴棋书画样样精到，刘铭传对她敬重有加。这时陈展如插话说：“也不尽然。乡里有这么个东西让大家开开眼，不是什么坏事，我家老爷从来不把它当稀世之宝，更没有奇货可居的意思。”

骆奕道：“说镇宅，其实何用它来镇邪！刘爵帅的大名就能镇邪！他可是朝廷封了爵位的，归隐前就赏了一品顶戴，堂堂的直隶提督，招风怕什么？本来就是棵大树嘛！”

布政使董云道：“谁敢来刘老圩的太岁头上动土？其实不建盘亭，就摆在大门口，有哪个三头六臂的歹人敢来打白盘的主意！有事，找父母官啊！”他看了一眼庐州知府王莹。

庐州知府王莹打保票也借机标榜自己的政声说：“这个，下官可尽一份绵薄之力，有老师压邪，肥西地面本来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

毕乃尔不以为然，他怎么也闹不明白，这帮人为什么这样喜欢这东西？在他看来，和一个洗澡盆没什么两样！说罢又摊手又耸肩。

说得人们全乐了起来。

陈展如说，好一个洗澡盆！人家出两万两银子，老爷都不肯出手，天底下有这么昂贵的洗澡盆吗？

毕乃尔又耸耸肩，傻瓜才出两万两，坐在这里面洗澡他都怕硌屁股，不如木头盆子。

众人又笑。

刘铭传说，毕乃尔说得也有几分道理。他当年破常州得到赛季子白盘时，它太不起眼了，他的用处只是个马槽子，里面塞满了乱草，还有马粪，没人把它当成什么稀罕物，也许不如一个洗澡盆。

台湾首任巡抚
刘铭传

人就是碰上了这样的宝器也因肉眼凡胎，失之交臂。

通元上人这时才插了一句，这东西原本不是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所有，当时充做护王府的宅子是一个卸任县令的，马夫怎么会识得宝物。

刘铭传讲起了得此宝的偶然。破常州那天夜晚，他睡在护王府里，那天下着瓢泼大雨，风也刮得很猛。

通元上人好像在场一样，他也证实，那是一场几百年没见过的黑雨，路上积水盈尺，像染房出来的水一样。

“长老莫非也亲历那场战事？”骆奕奇怪地问。通元上人忙说：“听说，听说而已。”

刘铭传那晚上睡到半夜，风声雨声中，总听到一种很动听的音乐声，像古筝，又像编钟，丁丁冬冬，扰得他睡不稳，后来就披衣服起来，站到护王府的院子里想听个究竟，搜索了一阵，发现声音是从马厩里发出来的，他走到马厩一看，原来几匹马在这白盘里争吃马草马料，互相争夺，马铃铛不时地碰在白盘上，就发出动听的乐音。刘铭传牵走了马，把马草丢开，露出这盘来，他当时就认定这是一件天下瑰宝。

骆巡抚很是艳羨，恭维这是天赐，得有福的人承受。

王莹很同意这说法，太平天国那个护王陈坤书，他就是没福消受的人。这宝器本来是他的，因为福浅命薄，不单宝物承受不起，连命也丧了。

程夫人说，天底下有很多邪祟的事。这东西来的怕不是好兆。忘了吗？去年就有一伙强梁之徒，明火执仗来盗它，若不是护圩兵丁人多，说不定出什么事呢。所以她并不看好这东西，更不希望丈夫张扬。

听她屡屡破坏众人的谈兴，陈展如就劝她说：“天晚了，二小姐等咱们去讲女红呢，蚊子也出来了，咱先回去吧。”

程夫人答应了，临走交管家刘广，好好侍候老爷们，别舍不得好酒。

骆巡抚等人全乐了。陈展如陪程夫人走出地库去了。不知谁讨厌地说了一句，刘夫人看上去比爵帅要老相。

刘铭传说他这可是糟糠之妻不下堂啊。

第

章

刘广说当年他家老爷没发迹时，有一回外出不在，贼人来犯圩子，程夫人一个女流，竟能率几十家丁沉着退敌，保住了圩子。

骆奕说：“爵帅的如夫人更了不得，听说是你的老师？”

“半个师傅吧，”刘铭传一指通元上人说，“这位通元大法师才是我的老师。”他一边礼让客人走出地库一面说：“待盘亭建成之日，再请各位赏光，今天备了薄酒，现在我们去喝几杯尽兴吧。惟有寄情山水和烈酒是正道。”

巡抚骆奕道，这话很不像爵帅的话，他知道刘铭传是有一腔抱负要施展的。只是不得志而已。

一提起这个话茬，刘铭传总是很酸楚，都是洋人欺侮我们，他请各位记住，中国如不学习西方的长处，变法图强，迟早要灭亡。

庐州知府王莹道：“这话爵帅是不是言重了？”

“一点不重。”刘铭传借机大谈这几年他悟出的道理，中国急需变法，科举必须废除，撤销六部例案，速开西式学堂，大量翻译西洋书籍，以培养经国人才，如不这样，则不出十年，国事就不可为了。一想起这些，与那些昏聩的官场禄蠹们为伍，他就感到耻辱。

骆奕道：“这一骂，我们都要钻地缝了，我们岂不都是官场禄蠹。”

“不包括你们。”刘铭传说，各位如果是操守低下者，我也不屑与诸公交往了。不过我们也只是纸上谈兵，花拳绣腿是救不了中国的。

众人都很有感慨地附和他。骆奕想起朝廷的用人之道，不禁叹惋连声，不召爵帅出山，是国之不幸啊。

三

黄尘滚滚的官道上，已是路断人稀的黄昏后。

一骑马飞驰而来，看得出征人是长途奔波而来，号衣破旧，满布征尘，人也疲惫，马也倦怠，但驭者依然打马快行，马蹄扬

台湾首任巡抚
刘铭传

起滚滚黄尘。

这位远道而来的驭者正是刘铭传在越南作战的儿子刘盛蛟，他是受命回来报信的。他和刘永福都视刘铭传比朝廷更可倚重。

远远的，六安府的城郭在望了。疲惫到极点的刘盛蛟真的想家了，想念金水河那潺潺的流水和大潜山的红山果，也不知这早晚父亲在做什么，也许在葫芦篷下独斟独酌，发忧国忧民之慨吧？

刘铭传倒果真在饮酒，不是独酌，而是在招待贵客的宴席上。

席间，骆巡抚说，依他看，刘爵帅必非久居草莽林下之人，想无为都不可得。

董云连忙附和，国家一旦有事，一定会想到勋臣宿将。

骆奕最担心的也是法夷，法国人垂涎我大清久矣，日前又屡屡在越南挑起衅端，步步紧逼，可惜没有举重若轻的镇守大将。他认为安邦定国，非省三公莫属。

王莹提起张树声，他不是抚两广吗？他也是当年声名远播的淮军大将啊。

骆奕不屑地说，且不说在淮军里论功、论资历没人能比得上省三翁，纵观天下论能力也是首屈一指。就说张树声吧，他现下抽上了鸦片，这样的烟枪将军怕打不过法国人吧？

刘铭传说：“老朽了，老朽了。去年朝廷有意让我去戍守越南边陲，我就没有奉旨，老且病，不比当年了。”

骆奕偏偏揭他的短，既如此，你天天看邸报、看新报，忧心如焚地关心法国犯我边疆之事，又是何苦呢？

刘铭传说他已有两个儿子在越南抗敌呀，他当然要关心。说到这里不禁激动起来说道：“我们太软弱了！难道就等着船坚炮利的洋人灭了我大清国吗？似这样屈辱软弱下去，英法联军还会再来，一个圆明园够烧的吗？大清国终将屈辱为奴！”

翰林院编修胡珍笑道：“这不又来了吗？我早知道你的凌云之志，只是没到一展鹏翼之时，你若能安分了，谁都可以出家当和尚了。”

刘铭传目视通元上人道，可别守着佛门禅师贬佛祖啊！依老